



粉墙黛瓦映桃花

苗青 摄

二姑娘

□程保平



大弟从城里回金洲了。金洲是我们的老家，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只剩一个老娘，88岁了，如落单的老燕守着空巢。城里离金洲三十里，大弟隔三五就回来，不是替娘做农活，就是为家里送日用。我说，你的二姑娘回来了。娘笑，他心细，还真是一个姑娘。

大弟是个少话又细心的人，行动永远快于也多于说话。娘说电视机坏了，隔几天他就闷闷地端一台回来。娘说棉花有虫了，他会丢下手的活，赶回来打农药。这次娘并没有说芝麻要砍了，是他自个儿觉得到这时候了。

细心的人心事重。大弟的眉间一直是锁着的，那可是在想，大女儿买房子首付要多少钱，小女儿买车又要出多少钱。也可能是妻子生病一年多，下一步要请哪个医生看，那人的技术怎么样。还可能是，娘的血压药该用完了，要尽早买点送回去。大弟把自己分为好几份，妻子，女儿，爹娘，还有怎么挣钱养家，至于自己，似乎从来不想。

大弟是农村一个小木匠，凭一把斧头谋生活。他13岁去武汉学手艺，23岁到新疆挣结婚的钱，33岁后跑到东北、华北和北京，给孩子挣学费，买学区房。53岁没人雇了，就回到老家安庆打临工。他一直做最粗最苦的活，还要提防老板讹工钱。

老板讹工钱，真是五花八门。有一年，他在北京接一个家居装潢的活，工程快收尾了，几个工友没睡过那种席梦思，就在上面躺一躺，被甲方发现，高低要赶人走，还不给工钱。那一次是我找一个同学摆平的，但此后大弟一直说，北京人最坏。

八九岁上，大弟不爱读书，却喜欢拿斧子修菜园门。做木匠的启春舅舅说，这孩子将来会是个好木匠。后来大弟还真拜舅舅学了两年，真成了一个好木匠。但自从有了孩子，他却希望她们好好读书，如今两个女儿，一个读了研，在苏州做中学老师，一个本科毕业，在南京一家公司做人力培训。

父亲在世时，有一次我陪他去看战友，过石门湖时，他指着码头说，老二很小时候在这里挑红砖，挑了十几天，结果我们家做屋的砖还是没被运回来，他们欺负老二太小，听话。大弟有一次说，他在武汉学徒，师傅回家搞“双抢”，把他丢在街上摆摊子，没有雇主点工就挨饿。那时他刚出门打工，功夫不到家，结果有两天只吃了一个烧饼，饿了就喝凉水。

大弟谈对象了。他踌躇，那不是他属意的人，但看这个穷家，也点头同意了。第一次见女孩的父亲，那小学校长阅人无数，一见大弟，就不嫌他初中没毕业，家里有多难。校长眯着眼睛笑，很好，很好。又忙着给大弟买雅戈尔西服。大弟穿上雅戈尔，父亲也咧着嘴笑，说是一表人才。

大弟曾在我工作的城市打了几年家具。那些雇主后来的成了局长，有的变为教授，有的做了行长，大小都是个人物。几十年过去，他们见到我，还关心地问，你那木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？

小时候我跟大弟常打架。我们睡一个床，拿扁担作界河，谁也不能过界。冬天冷，我用脚推扁担贴着他，捂暖了，就逗他，你把扁担焐热了。他是实心人，一旦火点着了就灭不下来。我们到江边打水，他要把钩子放扁担中间，但起身时，我故意从后面推钩子，重量就滑向他那一头。他感觉到了，丢下扁担，缠着我打，直到父亲来了才罢休。

父亲当救兵，都是我倒霉。他的理由是，你是长子，排头兵，领头雁，若跟老二打架，我是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。这可能是他想培养领头羊，也有可能是提醒我要好好要倒霉。结果是，成人后我一般不要好，这虽然让我一直平庸，但也保证了没有人挖坑埋我。

责任田到户时我正上高中，家里农活靠父母，也靠大弟。那时生产队散了，连耕牛都卖了，犁地、运输这类重活都靠人力。大弟当时还是孩子，一边学木匠，一边帮家里干活。后来说起这些事，父亲就说，抗旱挑水浇苗，把老二坑苦了，拿锹翻地，老二累得做梦都在哼。

因为上学，这些事我没见到，但父亲去世后，我好几次做梦，见他一边喘气，一边挖地，喋喋不休地说，牛没了，老二挖地，睡觉都在哼。再仔细看，父亲顿时不见。我能上大学，当然得益于父母，但也是大弟襄助的结果，这让我幸运地跳过龙门后，并不轻狂，反而心里沉甸甸的，觉得欠大弟太多，还不清。

父亲老来，家里大事不过问，有意推给我们兄弟去做。那用心也是我多年后才醒悟的。那时候每到年关，父亲都要开一个家庭会议，总结去年怎么样，来年怎么做，赡养费是否给，给多少，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，下一步怎么走，等等。这时候我跟大弟相当于正副职，一般我说的他都应承担，去做，其他弟弟都会跟进。所谓兄弟齐心，其利断金，那背后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，就是父母的教化。

但这不是说大弟就是个圣人，事实上他是个闷罐子，犟驴，认准的理八头大马也拉不回来，说话按我妈说，能毒得死人。但只要在理，他会悄悄去做，道歉一类的话在他的字典里找不到。

五年前的初夏，父亲病人膏肓，无药可救。我们兄弟就商量，陪父母到外面走走，一个多月里，看了大海、西湖、瘦西湖、鄱阳湖、洞庭湖和三峡大坝。记得从三峡往洞庭湖赶的时候，大弟开车，飙到了一百五十码。我责问，你不要命了？他回嘴，就你的命值钱？我说，我爹妈的命值许多的钱。顿时他就憋了。

晚上到岳阳，将一切安顿好，大家非常疲惫，我就躺在床上假寐。那时候，父亲无时无刻不在疼，疼得就牙咧嘴，但就是不哼一声。大弟拿来药喂过父亲，又拿精油在父亲腿上一点点地抹，一点点地推揉。等我醒来，天已大黑，他还在做。我问，这管用吗？他向父亲挪挪嘴，我看到父亲已在安详地打鼾。

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天里，白天由我和妈妈几个侍候。到了晚上，大弟从安庆赶回来陪父亲过夜，早上天刚亮，又匆匆赶回上班。他上一天的班才有一天的钱。我看他眉头更锁，说话更少，满面戚容，就叫他少回来。他凄凉地摇摇头说，以后没这个机会了。

父亲疼得厉害的时候，几个人帮他翻身或喂水都搞不定，还让老人疼得浑身乱颤，他就哀求说，叫老二来哟。大弟有力气，抱父亲如抱婴儿，如端瓷器，那让我特别想流泪。再后来，父亲便秘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大弟就用手慢慢地掏。我怕脏，没掏，这是我余生需要忏悔，向大弟看齐的地方。

大弟今年六十整，还在安庆一家茶吧打工，早上十点到班，晚上十一点下班，一个月挣五千，没有休息日，如果回家看老娘，就起早赶回去，又匆忙回来上班。我说，不能太累了。他答，多挣一个钱，女儿们的负担就轻一些。



春雨纷纷，像极了记忆里那些绵绵不断的牵挂。细雨中，我将一盆白色的菊花安放在父亲的墓碑前，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

父亲是一名老共产党员，一生当过“工农兵”。21岁那年，他瞒着家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参加过解放安庆、枞阳等战役。硝烟中，他作为部队首长的警卫员，年轻的肩膀上扛起了比枪更重的责任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脱下军装复员回乡，随即又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，在可可托海矿务局工作6年后返回老家。晚年随我在江南小城生活，和母亲一起帮我们料理家务。

父亲已经离开二十年，我却仍被困在两件事中——一段未被承认的历史，一次从未抵达的北京之行。这是他毕生的执念，亦是我余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第一件，事关寻找父亲的从军档案。战争年代，许多记录都遗失在炮火与行军中。父亲能找到的最早一份部队证明是1961年，而他参军分明是在1947年。在部队的那些岁月，是他的青春，是他的信仰，是他最珍视的身份证明。为此，他写了无数封信，跑了许多部门，满脸的皱纹里都刻着执拗。

“那段历史应该被承认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眼睛里放着坚定的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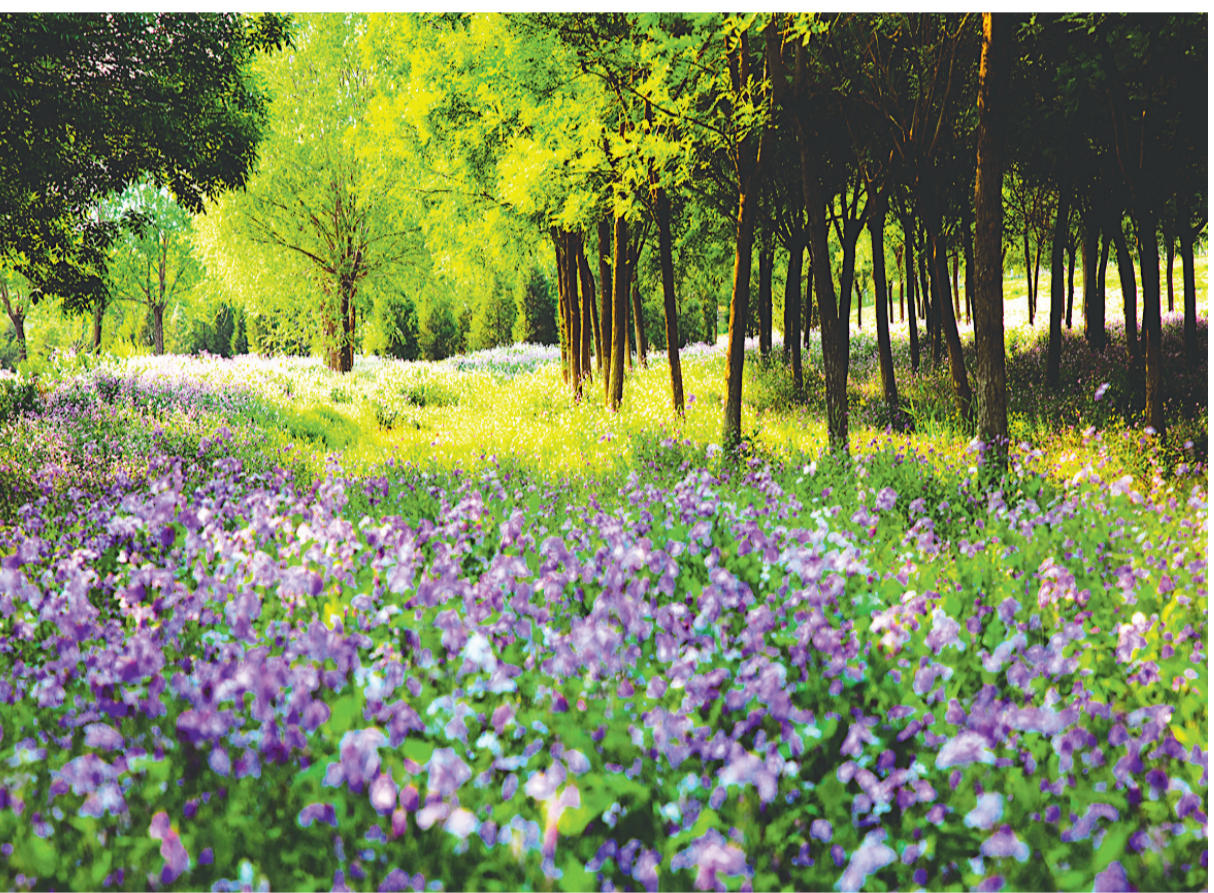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我已在一家央企机关工作，对信访流程和渠道也比较熟悉，完全可以帮他分析情况，寻找线索。可我当时在想什么呢？我觉得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口说无凭，寻找起来很麻烦，弄不好，还落得个“老上访户”的名声；觉得只要我能够赡养父母，让他们安度晚年就可以了。每当他絮絮叨叨讲起当年部队那些人和事时，我表面上在听，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，有时还有点烦。

有一次，他拿着一封新写的申诉信让我帮忙看看，我匆匆看了一眼：“爸，这些难以证明的事，何必那么较真呢？”

他沉默了许久，慢慢把信折好放回口袋。转身时，背影像一棵被风吹弯的老树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个铁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他所有的申诉材料复印件，每一份都有修改的笔迹。最下面压着几枚纪念章，其中一枚上面刻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安庆纪念”，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终于决堤。

如今我明白了，父亲那不是“较真”，那是一个老兵对历史的忠诚，是对牺牲战友的交代，是对自己军旅岁月的怀念。即便最终找不到确凿证据，那时候至少我应该上上心，陪他一



春色满园

汤青 摄

街头早餐

□涂启智



这路边摊——摊位整洁干净；摊主有大叔、大妈，也有靓仔、美女，且都戴着口罩和薄膜手套操作。

汤米粉、汤河粉、珍珠粉、酸辣粉、热干面、杂酱面（粉）、胡辣汤、青椒蛋饼、韭菜蛋饼、牛肉饼、猪肉饼、白米粥、茶叶蛋、咸鸭蛋、八宝粥……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这些早餐，有些在家做好，比如各种饼、茶叶蛋，分装在大铁桶或是蒸笼中，还冒着热气。有些随顾客点餐当场烹饪，比如酸辣粉、汤米粉。几乎每个摊位前，都围满男女食客。

趁顾客逐渐散去，我与摊主廖师傅攀谈。廖师傅老家是河南南阳，夫妻二人在深圳打拼，女儿在老家上高中，儿子上大学。南阳与襄阳接壤，襄阳话和南阳话相近。得知我与他是“半个老乡”，廖师傅放下拘谨，打开了话匣子。

廖师傅街头摆小吃摊十多年，专营早餐。每天凌晨五点，他准时起床，蒸几笼肉包菜包，煮一锅皮蛋瘦肉粥，炒几样时令蔬菜，加一盘咸菜，分装妥当，再带上其他需要现做的食材，推着三轮车，来到巷口，等候顾客光临。廖师傅从不吆喝，但生意很好。每天上午八点半之前，所有食物均销售一空。

我问廖师傅有未考虑上班。他爽朗一笑，说他没读到书，没文化没技术，进工厂累死累活一月挣五六千元就不错；当保安，也不会比流水线

工人挣得多。摆小吃摊，虽然每天早晨像打仗一样紧张，但一月能挣六千多元。而且一天中其他时段自由，能够抽空做些手工。两项相加，每月可以挣到八千到一万元。“若在老家，一月挣三千元都难！”

廖师傅发自内心的满足深深感染我，这就是普罗大众简单的幸福。这也是大城市与偏远乡村的差别。在城市打拼，就算没有多少文化，只要吃苦耐劳，养家糊口就不成问题。

每次经过这条巷子，我都要情不自禁放慢脚步，静静感受它的烟火气。早餐店顾客，多半是附近小区居民，要么退休，要么做生意不用着急出门见客户。他们从容落座，悠闲享受早餐时光。

路边摊食客，大多是附近工厂工人。他们往往打包带走。有些人边走边吃。两个穿着银灰色厂服的女工，买好早餐，走到巷子拐角处，站在那棵粗壮的香樟树下，边吃边小立交谈，脸上时而露出会心的微笑。很快，她们将空空如也的一次性饭盒装入方便袋，扎紧袋口，放入路边垃圾桶，转身疾走。

在早餐店或早餐摊短暂逗留的人们，身体获得能量，也有了精神，迎着朝阳，向四面八方分流，走向新的一天，奔向新的希望……

街头早餐，书写着生活故事和个体记忆，堪称都市经济晴雨表，折射萧条抑或繁荣的时代影像。

起努力，让他知道儿子理解他的执着，尊重他的过去。

第二件，事关陪父亲去北京的约定。父亲那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，是我们难以完全体会的。他常说：“没有毛主席，就没有新中国，也没有我们家的今天。”去北京毛主席纪念馆瞻仰毛主席遗容，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。

那时候，我所在的企业总部就在北京，我每年都要去出差几次。每次收拾行李时，父亲总会看似随意地问：“这次去几天啊？”眼里有小心翼翼的期待。

我却总是说：“下次吧，爸，下次带您去。”

“下次”成了最残忍的托词。2005年秋天，父亲的身体明显差了，有时走路都需要人搀扶。我又要去北京开会，临行前他送我到门口，突然说：“听说纪念馆里的白菊开得特别好。”

我的心像被什么刺了一下，但还是说：“爸，等明年春天，我们一定去。”

2006年元旦前，父亲住进了医院。在病床上，有时清醒过来，我安慰他说，等他康复出院，和他一起去北京，他的脸上泛起久违的微笑。握着枯瘦的手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病魔的残酷。那年1月29日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也带走了未竟的北京之行。

如今我自己也退休了，有了大把的时间，却再也无法弥补这个缺憾。

去年到北京，我特地又一次走进毛主席纪念馆。在肃穆的队伍中，仿佛看见父亲就在身旁，穿着他那件旧军装，胸口别着那枚“解放安庆纪念章”。我心中默默对他说：“爸，我们到了。”

站在父亲的墓前，雨渐渐停了，阳光从云缝中漏下来，照在墓碑上。我轻轻拂去上面的水珠，像小时候他为我擦去眼泪。

爸，如果您能听见，我想告诉您：我懂了。懂您为何执着于那段历史的确认，懂您为何向往那座纪念馆。那不是固执，那是信念；那不是怀旧，那是初心。

作为儿子，我最后悔的，不是能为您争取到什么结果，而是没有在您需要时，真正走进您的内心，用您的眼睛看世界，用您的心感受岁月。

在父亲百岁诞辰之际，我将这两件憾事写下来，不是为求心安——有些遗憾注定要伴随一生的——而是为了让更多儿女听见：尽孝要在当下，陪伴要及时，因为“下次”可能永远不会来。父母留给我们的时间，往往比想象的更短；我们能做的，应该比想象的更多。

墓碑前的白菊在雨后格外洁白，那是父亲最喜欢的颜色。

爸，愿您在另一个世界，找到了应有的档案，去过了想去的北京。

爸，儿子想您了……

一场绵绵的春雨后，青绿的山水渐渐变得朦胧唯美，村落掩映在一片杏花烟雨的浪漫中，一片又一片袅袅婷婷的杏树，汇聚成为缤纷磅礴的花海。此刻，说起杏花的诗意风雅，便想到了古人笔下那充满盎然情趣的清词丽句，不觉渐渐沉醉杏花的自然风韵与人文内涵。

想到在南宋的一个春日，温暖的东南风叩响了寺门，一个生卒与经历皆不详的老僧游兴大涨，拄杖欣然出游，映入眼帘的有小桥流水的舒畅惬意、有杏花杨柳的婀娜唯美、有古木短篷的宁静安然，老僧诗意盎然，意盈盈，情切切，留下一首“古木阴中系短篷，杖藜扶我过桥东。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抚慰了尔后千年岁月中多少纯粹的灵魂。在隽永飘逸的词句中低吟浅唱，禅意缓缓在心头酝酿，多了几分隐逸和淡泊的心境。青灯古佛，杏花烟雨，如此才好抛却烦闷和喧嚣。

感受着清秀的春韵，说起连片的杏树林下相互依偎的情侣，杏花花开时，正是古时科举张榜的日子，由此纷纷漫漫的杏花也便得了个“及第花”的雅号，传递幸运吉祥的寓意，寄予殷殷的期盼，而杏花烟雨之间蓦然回首，金榜下总是期待着他和她终会相遇，便想到“女郎折得殷勤看，道是春风及第花。”的情调，是春天最美好的故事。宋人程棨在《三柳轩杂识》言道：“余尝评花，以为梅有山林之风，杏有闺门之态。”从前车马很慢，女子的缱绻，男子的痴情，蕴含的是甜甜蜜蜜的爱情诺言，向往的是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的幸福美满。

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“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”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一吟一唱，古往今来诗人丹青里的谆谆嘱托。深深体悟杏花赋予的万千种意绪，有端庄雅致的情调，有化物育人的殷勤，有隐逸洒脱的情怀，有吉祥如意的希冀……才发觉含苞带蕊，粉白混融的杏花原来是一个印象、一种情怀、一理想。于是，一定要叮嘱世人一句，要切莫春后把杏花辜负了！

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请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一定要在悠悠春韵醉了流年时，走一趟袅袅炊烟升起的风姿，感受被一瓣瓣杏花晕染的幸福，安宁。迎着暖暖春风，用诗歌、村谣、照片、绘画，记录这倾刻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，传递种种美好印象。

悠悠青山、悠悠绿水、荣荣杏花、脉脉人意，杏花烟雨，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，走过承载时光的青石板，当花香萦绕鼻尖，花瓣落在肩上，留下淡淡一笑，眷恋着今宵的梦，去往杏花坞，同杏花仙子酿出清香甘醇的相思酒，“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暂且抚慰这留恋一生一世的情缘。

杏花烟雨醉诗韵

□熊轲

想到在南宋的一个春日，温暖的东南风叩响了寺门，一个生卒与经历皆不详的老僧游兴大涨，拄杖欣然出游，映入眼帘的有小桥流水的舒畅惬意、有杏花杨柳的婀娜唯美、有古木短篷的宁静安然，老僧诗意盎然，意盈盈，情切切，留下一首“古木阴中系短篷，杖藜扶我过桥东。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抚慰了尔后千年岁月中多少纯粹的灵魂。在隽永飘逸的词句中低吟浅唱，禅意缓缓在心头酝酿，多了几分隐逸和淡泊的心境。青灯古佛，杏花烟雨，如此才好抛却烦闷和喧嚣。

感受着清秀的春韵，说起连片的杏树林下相互依偎的情侣，杏花花开时，正是古时科举张榜的日子，由此纷纷漫漫的杏花也便得了个“及第花”的雅号，传递幸运吉祥的寓意，寄予殷殷的期盼，而杏花烟雨之间蓦然回首，金榜下总是期待着他和她终会相遇，便想到“女郎折得殷勤看，道是春风及第花。”的情调，是春天最美好的故事。宋人程棨在《三柳轩杂识》言道：“余尝评花，以为梅有山林之风，杏有闺门之态。”从前车马很慢，女子的缱绻，男子的痴情，蕴含的是甜甜蜜蜜的爱情诺言，向往的是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的幸福美满。

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”“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。”“若到江南赶上春，千万和春住。”一吟一唱，古往今来诗人丹青里的谆谆嘱托。深深体悟杏花赋予的万千种意绪，有端庄雅致的情调，有化物育人的殷勤，有隐逸洒脱的情怀，有吉祥如意的希冀……才发觉含苞带蕊，粉白混融的杏花原来是一个印象、一种情怀、一理想。于是，一定要叮嘱世人一句，要切莫春后把杏花辜负了！

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请远道而来的朋友，一定要在悠悠春韵醉了流年时，走一趟袅袅炊烟升起的风姿，感受被一瓣瓣杏花晕染的幸福，安宁。迎着暖暖春风，用诗歌、村谣、照片、绘画，记录这倾刻千百年来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，传递种种美好印象。

悠悠青山、悠悠绿水、荣荣杏花、脉脉人意，杏花烟雨，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，走过承载时光的青石板，当花香萦绕鼻尖，花瓣落在肩上，留下淡淡一笑，眷恋着今宵的梦，去往杏花坞，同杏花仙子酿出清香甘醇的相思酒，“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暂且抚慰这留恋一生一世的情缘。

